

# 我从草原来

□卓娅

宅家的日子，心思辽阔。岁月的碎片在脑海中穿梭，时光在回忆中老去，沉淀下来，有些情节清晰地浮现。

“黄毛”是我家族的标志。不仅仅是金黄色的头发，连眉睫毛、眼睛都是棕色的。小时候听长辈说，祖先是外来民族，从西北大漠逐步迁徙到中原。“我是谁？”“从哪里来？”这样庞大的哲学命题，在一个小孩的头脑中形成了天马行空的遐想。

那年初夏，我来到内蒙古与河北接壤的塞罕坝草原，竟然发现自己也许真是马背上民族的后裔。

走出木兰围场的原始森林，辽阔的草原展现在眼前，我迫不及待地想奔驰在大草原上。我的坐骑比较高大，棕色的皮毛油光发亮，它大大的眼睛看着

我，嘴里“卜哧，卜哧”地和我说着话。我第一次骑马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双手紧紧抓住缰绳，双腿紧紧夹住马肚。其实这些马早已被驯服得温顺，在主人的牵引下，一摇一摆地踱步慢行。

涉过一条小溪，从一个凹口走出，6月的草原，小草萋萋，点点嫩绿随意地泼洒在蓝天之下。远处起伏的沙波像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环绕着草原，绿与黄之间互相牵连着，纠缠着。寥寥无几的树木散落在草原上，顶着蓝天，寂寞而又苍老。草原和荒漠呈现出苍凉无声的梦寐，空旷无影的出世之境。我好像突然从一条长长的隧道里走出，眼前一亮，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紧握缰绳的手放松了，涌上一股策马奔驰的冲动。我要求马的主人放

手让马跑起来，他在马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马便放开四蹄欢快地奔跑起来，我的心与马有了共鸣，身子协调地与马一起有节奏地跳跃。就在这一瞬间，我惊愕于自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难道真的是冥冥之中的暗示？传递着一种久远的信息。

草原以宽广、葳蕤的生机，给万物任意挥洒的空间。草原是一幅画，是一首诗，有阅不尽千秋百态的意境，有道不尽千丝万缕的韵味。听牧笛长调演绎苏武牧羊旷世的孤寂，看孤烟落日刺痛昭君出塞无奈的离愁。此时的我和前世的我融为一体，在草原上驰骋，白云在广袤的蓝天上驰骋，我在天地间找到了自己。有一种遐想和猜测，并没有被草原的苍凉和寂静所掩盖，反而在极

致的辽阔中，更加细致和清晰。有时候，想象比真相更贴切，更值得留在我的生命中。别问我是谁，我来自偶然，来自宇宙，来自这一片大草原。

微风拂动，大自然的原绿和本色是一种清澈的沧桑，深藏的密语，在小草萌动的缝隙间忽明忽暗，向每一个靠近它的人传递生命的信息。青青小草，风沙掩不住，野火烧不尽，挺起瘦弱的身躯，鼓起强大的生命力，一波又一波涌向苍凉，涌向永恒。

我的今生早已被江南的烟雨浸染得细腻又柔软，被城市的繁华喧闹得浮躁又琐碎。只有在这苍茫到没有任何依附的天地间，才看到了生命的本真，听到了从灵魂深处隐约传来的呼唤。

## 西川桥

□钟爱冉

新造的水泥路旁，一条只剩半个桥身的小桥仍然屹立不倒。沧海桑田，时间几乎征服了一切，除了灰扑扑的它。它不似卢沟桥般有历史意义，也不似东海大桥般气势恢宏、赵州桥般精致秀丽。它就这么安静地在风中隐匿，等待着底部的缝隙和淤泥连接，共同衍变成河流的一部分。当你开车经过时，也许根本不会留意到。我非常好奇这条桥的名字，忍不住去打扰了附近的住户。许是因为这条桥年代久远，老人们居然都不知道。抬眼望去，断桥旁紧挨着西川饭店，放眼周围，一大片一大片等待成熟的麦浪在摇曳，于是我暂且称呼它为“西川桥”。对，就叫西川桥，这个名字真好听，它一定会喜欢这个名字，毕竟它终于拥有了一个独属于它的名字。

我婉拒了好友同游西湖断桥的邀请，然而我每次回去，都要绕路去看看这条样式老旧甚至有点丑的断桥。如今的乡村，西川桥已多久没被人爱抚过，它心里一定有一点点孤单与自暴自弃吧。我小心翼翼跨过草丛，伸出右手触摸它坚硬又脆弱的桥身，一次又一次。它摸上去很老很老了，但干涸的缝隙里依然长出了绿油油的茂盛的小草，春雨淅沥，所有充盈的嫩叶都带着一颗感恩的颤抖之心。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还未记事，据说爸爸抱着我去外婆家，走的就是这条小路。

很小的时候，我骑在爷爷的脖子上。爷爷一路给我讲奇闻趣事，我曾以为坐在爷爷肩膀上看到的 world，就是全世界。

小时候，我经常坐在爸爸的凤凰牌自行车前座，一路仰头数着星星，夸张地张开嘴巴，以为星星会掉落在我的嘴里，幻想着能够品尝到水果糖的味道。路边梨花的味道充斥在鼻尖，张着嘴的我仿佛吃到了鲜甜多汁的梨子。那时乡下没有路灯，天空中漫天星光指引我们回家的路。

放学回家，我和弟弟悠哉地坐在爷爷的三轮车上。我们俩数着路过的小桥，田中辛勤劳作的农民、站在树梢上唱歌的小鸟，以及爷爷奋力蹬车时流下的汗珠。滴下的汗珠在阳光和清风温柔的包裹下，化作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轻盈地滚落到地上，悄悄吻了母亲一下后，马上化作了滋养这方土壤的养分。

有时候天气好，爷爷会带着我们两个走路回去，说是让我们锻炼脚力。依稀记得是在我三年级的时候，那天我独自领弟弟回家，同行的还有邻居小马哥。路边是成片的稻田，小孩子毕竟玩心重，我们随手扯了路边几根稻穗，假装自己在骑马，路上留下了几条长长的深深浅浅的印子。没走多久，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猛地一回头，看到一位大叔恶狠狠地说：“不许跑！站住，不许跑！”我们一看这个阵势，哪里还敢停留，扔了稻穗撒腿就跑，跑出去很远一段路，才敢停下往后边瞧瞧看，身后的骂声终于听不见了，我们才敢停下来喘口气，歇息一会儿。

断桥之后第二座桥的两边是成片的农田。第三座桥的边上有一棵高大的朴树，“70后”和“80后”的小伙伴应该都玩过那个游戏，就是取一根长度适中的竹子，把竹节截去，在竹子前后两头放上朴树结的小果子，再拿一根削细的筷子，在背后轻轻一捅，前面的果子就出去了，类似于现在的打枪组团游戏。这个虽说是果子，但是打在皮肤上可疼了。第四座小桥旁边有一个鱼塘，里面拴了一条超凶的大狼狗。不知道为什么，那次我经过的时候，这条狗居然待在外面，吓得我冰棍也顾不得吃了，一路狂奔。但是我的速度怎么比得了它，它扑向我的那一刻，我觉得心跳都停止了，还好鱼塘主及时解救了我，我顾不上道谢就往前冲。经过第五座桥后，没过几分钟就能到家。我每次经过这条桥都用最快速度冲过，因为第一户人家（特别是老太太）在村里比较神秘，我们小孩子听多了故事，不敢停留，生怕看见那个满脸皱纹的神秘老太太。

蓝蓝的天空飘着几片松散的白云，我走上断桥，桥中央断裂处的碎屑掉入河中，不小心惊扰了澄澈的湖面，漾开一圈又一圈细长的涟漪。小河中大大小小的鱼儿时不时露出脑袋冒个泡，徘徊在岸边蹦跶的透明河虾也时不时举起它温柔的武器。这所有一切的可爱举动，对于隐匿于此的西川桥来说，似乎已司空见惯。白色的风从河面急速卷来，又快速消隐于桃林。“咕咚”“咕咚”“咕咚”身边传来丢石子的声音。小男孩得意：“今天你输了，罚你不能吃薯片。”小姑娘嘴巴一撇，眼眶微红：“不算。”男孩一溜烟跑了，女孩在身后急忙跺脚：“你等等我啊。”“不等。”……

不一会儿，男孩和女孩笑着消失于开满粉色蔷薇花的拆迁小区。温暖的河水慢慢擦拭着没人河面沉睡的丝丝青苔，轻轻抚摸桥身寒冷疲惫的骨骼，一点一点牵引着星星与月亮，把坠落的飞翔慢慢还给跌跌撞撞的麻雀们，最后，把迷失的星星还给月亮与太阳，把迷失的太阳还给自然与星星。从此，年轮的斑驳脉络，慢慢重新清晰起来、重新流淌起来！

暮色渐深，河水渐渐下沉，一种光晕代替了另一种光晕，封存了的揉碎的影子被骨头缝里的胭脂花全部唤醒，已经通通盛开，回归本体。永恒的世界在缤纷的花之海洋快乐绽放。一阵暖暖的微风，稳稳地坐在含蓄的时间齿轮上，拿着长长的纤维，缓缓移动着，一不小心捎来了对面桃林淡淡的甜味。我闭上眼睛和嘴巴，用指尖感受着身旁每一处细微的变化。

灰白色的迷雾渐渐散开，我望着这条完整的西川桥，勇敢抬起右脚，狠狠踹走了曾经抢夺太阳及月光的温暖的双面镜，踏踏实实往家的方向前进。

## 糖糕

□金心

每年一到这古人“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的端午时分，我总会想起母亲挎着装满丝线布头的蒲篮，坐于家乡庭院满树榴花下的情景，清风透迤间，一盏盏红灯笼似的花儿在枝桠间如顽皮孩童，在俏皮逗趣地荡来漾去。母亲用零碎的丝绸彩缎一针一线为我缝制香荷包，空气里漫逸着清新怡人的草药香。我拎一小蒲团时而挨母亲坐下，时而又望眼欲穿地瞅向紧闭的院门……

在那个味蕾寡淡的年月，一到端午，看到爷爷手捧油渍渍的麻纸包从集市归来，我便迫不及待地飞奔过去，那里包的可是我舌尖最贪恋的炸糖糕，咬一口味蕾生花般从舌尖甜至发梢。有时稍有不慎将碎渣撒于地上，立刻就馋得一群蚂蚁围拢脚下，能急慌慌抡得打群架。那金黄酥脆食之甜到发齁的圆溜溜的小糖糕，就像打开我端午记忆大门的那个“芝麻开门”的秘咒，能瞬间将我送回往昔的漫步岁月。

家乡过端午有个习俗，此时麦子已颗粒归仓，也便到了出嫁的女子左手捧糖糕，右手拿黄杏，回娘家探亲望母之时。而这一天，也是我们与姨妈一家人亲切“会师”的日子。如交换信物般，当母亲将亲手缝制的一串香荷包递与表妹，姨妈则给我的胸前系满了荷包。外婆家在镇子上，出门走几步便到了人流如潮的集市里，那里是我和表妹童年的乐园。我时常牵了表妹的手，一边美滋滋吃着酥脆香甜的炸糖糕，一边穿梭在摩肩接踵的人流里，而最吸引我们姐妹俩的，是路边摊上的小人书。

漫忆间，眼前倏然出现“蒙太奇手法”的切换，那年端午我静卧病榻，小表妹买了我最爱吃的炸糖糕，我含泪一点点咀嚼，平日里的香甜之味，在那精神坍塌之时却如品黄连，心间尽是苦涩。表妹满脸疼惜为我揉搓着布满手术伤痕的背部和已肌肉萎缩的麻木双腿，亲亲的姐妹“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这个多年后的端午，亲人早已去了那不可知的远方，我也漂至千里之外“端午食粽”的他乡，可我舌尖依然固执地独恋家乡那口与“粽”不同之味。丈夫翻遍美食视频，竟撸起袖子打算跟美食大咖来一次大胆尝试。他在咕嘟咕嘟的沸水中撒入白糖，放边面粉边快速搅拌，随即又像个“老把式”，干练麻利地把烫好的面团“啪”一声摔至抹了油的砧板上，我则配合着用面粉加白糖做馅料。最让我开眼的是那平日在单位做仪仗外框的手，捏起糖糕来居然也能“依葫芦画瓢”。一块面挤握于掌心摁个小窝，裹上糖馅捏圆，随即一个个丢入沸腾的油锅中，瞬间一锅糖糕像鲜花绽放般开始膨大浮起，滋滋甜香盈满鼻翼。炸至金黄滚圆我便急不可耐地地下箸夹起，虽无脆得掉渣之感，倒也满口香酥，我就暂把这“萝卜当人参”，慰藉一下那裹于舌尖的满满乡愁。

若要问这与“粽”不同的糖糕妙在何处，他日端午，你若游至“八百里秦川”的太姒故里，不妨去老字号的小吃店里尽情品尝，保准能让你舌尖生欢食之赞叹。



## 探寻“太仓老地名”：江尾海头浏河镇

□袁晔 陈秉钧

### 浏河镇的地理环境

浏河镇位于太仓市东部长江口南岸，今行行政区包括原浏河镇、新塘镇。浏河镇东濒长江，与上海市崇明岛隔江相望，南与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嘉定区华亭镇交界，西和娄东街道毗邻，北同浮桥镇接壤。总面积68.57平方千米（不含长江水域面积），浏河镇人民政府驻郑和大街99号。

境内浏河（旧名浏河，古称娄江）自西向东流入长江口，沪宜高速、339省道横跨东西，太新路（338省道）、浏翔路、浏浮路纵贯南北。

### 浏河镇的历史渊源

浏河镇是长江入海口的古镇。春秋属吴地。秦汉属娄县。北宋景祐年间形成集市，是历史上著名的渔、盐集散地。元称刘家港，明称天妃镇，属太仓州。漕粮北运，海贸隆盛，自古为海运的重要港口，史载“巨艘大舶栉比，番商富贾云集。外夷珍货棋置，户满万室”，被誉为“六国码头”。航海家郑和以此为基地七下西洋，亚非各国使节、巨商络绎不绝，声名远播。浏河又是江防要地，此地曾设浏河堡、阅兵台、海关等设施。后来随着罢海运，浏河口暗涨横沙，巨艘绝迹，经济日渐衰落。加之屡遭战祸、水灾，破坏严重。民国十

### 浏河镇的行政沿革

浏河镇1949年5月属浏河区。1954年8月为县属镇。1958年12月并入浏河人民公社。1963年2月从浏河人民公社析出，恢复县属镇建制。1985年8月浏河乡（1957年7月浏新乡、桃源乡合为浏河乡。1958年9月建浏河人民公社，1983年8月浏河人民公社复名浏河乡）并入。2000年7月新塘镇（1966年析陆渡、浏河、茜泾等公社地建新塘公社。1983年改称新塘乡。1993年撤乡设新塘镇）并入。截至2011年末，全镇辖东仓、何桥、新闸、闸北、浏南、万安、张桥、新塘八个村及其所属403个村民小组，复兴、渔村、新塘、河北、闸北、紫薇苑6个社区居委会及其所属133个居民小组。有常住户15361户，49879人。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1.0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3.18亿元，工业生产总值113.0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7373元，获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称号。

### 浏河镇的产业特色

浏河自古为海运的重要港口，

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昔日甚为繁荣。明末清初后随着罢海运，浏河口横沙暗涨，巨艘绝迹，加之战乱频仍，致经济日渐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先后两次发动十万名民工，拓浚浏河塘，新建浏河水闸和一个小型潮汐发电站，年发电量为4.5万千瓦时。1978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工业有机电、纺织、化工、建材、轻工等行业。1985年总产值突破1000万元。

20世纪90年代末，浏河镇形成以机电、纺织、轻工、建材、塑料、游艇等行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渔业是浏河镇传统的特色产业，2005年累计捕捞产量4.29亿吨，产值1.48亿元。

### 浏河镇的文化传承

浏河镇历史文化悠久，浏河渔民号子、妈祖祭拜仪式、灶头画被列入太仓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自21世纪初，浏河镇年年承办江海河三鲜美食节和江南牡丹文化节。境内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时祭神的天妃宫（妈祖庙）和太仓市文物保护单位浏河阅兵台、吴健雄墓园、朱氏老宅等。另有吴健雄启蒙就学的明德楼、国画大师朱屺瞻的梅花草堂等景点。

